

编者按 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在这收获累累的季节,我们迎来了第39个教师节。古往今来,有许多文人墨客歌颂着教师。在李商隐的笔下,他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白居易的笔下,他们“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一朝沐杏雨,终生念师恩。今日,本版刊发几篇关于“我的老师”的文章,通过作者的笔触,回到过去的时光,与我们的老师“对话”,向老师们致敬。



乡村女教师

◇ 王庆国

我上学时,村里没有幼儿园,到了8岁才能上一年级。村庄小,学生少,只有一至四年级,学校就两个老师,马老师教二、四年级,王老师教一、三年级。马老师信奉严师出高徒,“打”是他的教育宗旨。王老师则不同,她是刚从县一中毕业的高中生,更注重“亲其师,信其道”。

王老师刚来学校时,20岁出头,年轻漂亮,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长辫子、高个子,胖瘦适中,我们都愿意上她的课。

夏天,男同学都喜欢游泳。学校对过就是荷塘,男同学经常下水捉鱼、摘荷花、采莲蓬,可这也违反了学校制度。马老师发现有学生下水,就用教鞭打他们

的手,或让他们顶着大太阳晒“干油”。王老师从不用这些“刑罚”,她不舍得。她让下水的学生给大家表演节目,唱歌、练武术、讲故事都可以,不过需得到全班同学的认可才能结束。为了让同学们过足水瘾,体育课时,王老师破例让同学们学习游泳,这在学校里也是头一次。

我上三年级时,王老师依然教我们。在一次考试中,我们班的成绩不理想,王老师眼含热泪说:“同学们一定要记住,知识能改变命运,只有学习才能有更多出路。你们将来都要成才,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我们后来才知道,王老师在等待高考成绩公布的那段时间里,她的父亲身染重病去世了。王老师接到大学录取通

知书后,跑到一个没人的角落里号啕大哭。王老师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的去世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这个家无力供她上大学,她只好接替父亲,当民办教师教书育人。知道了王老师的经历后,我们更懂得了她的苦口婆心。

后来,我去镇上的中学上初中。一次回家,听说王老师为减轻家庭负担,决定找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嫁到她家来,她不在乎年龄、长相、贫富,只要求会干农活,愿意帮她撑起这个家。一个比王老师大十多岁的男人入赘她家,这个男人胡子拉碴,脸庞黧黑,力气倒是很大,是个干农活的好手。正是因为这个男人,王老师的家才在风雨飘摇中站稳了脚跟。

我读高中时,王老师的两个妹妹一出嫁,弟弟也娶了媳妇,她和她的男人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之后,王老师夫妇俩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去了那个男人的老家,王老师也结束了她民办教师的生涯。

工作多年后,我从村里人口中得知了王老师的近况。她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两个女儿都选择了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了教师。当年,王老师虽没能继续教书,可她十多年的苦心育人也得到了回报。国家出台了民办教师可领取退休金的政策后,王老师顺利领到退休金。

我得知这些消息后,很是高兴,王老师终于苦尽甘来了。

我们的班主任

◇ 刘国瑞

鸭蛋脸,弯月眉,丹凤眼,薄嘴唇,披肩发,身高一米五五左右。身材虽瘦小,说起话来却像加了扩音器,她就是初中时的班主任黄老师。

黄老师到我们初一(4)班的第一天,调皮鬼哈波就迟到了,他没打报告,像一阵风推开门,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哈波的家在离镇中学最远的一个村,他的爸妈大年初六离开家打工,直到大年三十才回家。哈波从小跟着奶奶生活。有一次,哈波迟到,原来的班主任让他请家长,哈波想了又想,竟然领着一个“临时爸爸”来见班主任,却漏了馅儿。哈波的奶奶赶来学校再三央求,他才没被撵回家。

之前,有同学迟到时,不是被罚站就是挨批评,严重的还得请家长。这次,哈波撞在了黄老师的枪口上,同学们都向黄老师投去好奇的目光。

没承想,黄老师看了哈波一眼,一言未发,转头继续讲课。

下了课,黄老师拿起教材离开了教室。这时,哈波反倒不淡定了,在班长的劝说下灰溜溜地跑去教研室。

不一会儿,哈波回到教室,脸红得像个大鸡冠。

班长问:“班主任说什么了?”

哈波摇摇头,说:“老师只说了一句‘下不为例’。”

隔了两天,哈波又迟到了,这次,他喊了报告,敲了门,班主任让进来时才敢进。

下课后,哈波跟着班主任进了教研室。

哈波耷拉着脑袋回到教室,有同学问:“哈波,这回挨骂了吧?”哈波说:“老师问了问迟到的原因,说‘再一再二不再三’。”

新来的班主任葫芦里卖的什么

药?大家都猜不透。

调皮鬼不争气,一周后,哈波又迟到了,他在窗口瞅了半晌才敢敲门。

同学们闻声,齐刷刷地看向教室门口,片刻,又将目光聚焦到班主任身上。

黄老师的脸阴沉沉的,她走下讲台,拉开门。大家猜测,哈波即使不被罚站,也得请家长。

哈波没想到老师会主动开门,往后退了两步,垂下了头。

黄老师却说:“来晚了有功啊?还不快回到座位上去!”

这天,哈波没去教研室,没被罚站,也没让请家长。但从此以后,哈波再也没有迟到。

哈波说,那天放学后,班主任去他家家访,跟他奶奶聊了很久,还主动帮奶奶做了家务活。临走前,班主任送给了哈波一个小闹钟,它就像个警示器,时时刻刻提醒他,要按时到校。

红烛礼赞

◇ 陈赫

(一)

有一种燃烧,从来不问结果
只是用自身的光
默默地照亮他人
有时候虽然显得微弱
但这一分光、一分热
却足以温暖整个寒冬

有一种耕耘,从来不问收获
只是用执着的浇灌
换一支盛开的花朵
有时候虽然显得瘦小
但这一滴汗、一滴水
却能够汇聚整个江河

一支红烛的燃烧,一次耕耘的孕育
是每个教师在做的事情
他们没有过多的话语
不需要太多的赞美
只是燃烧着亮丽的生命
为每一个学生的前路
去赴汤蹈火

(二)

在那并不开阔的一片空间里
你从青丝站成了白发
一支支写断的粉笔
还在与黑板
合奏着知识的歌谣
寒冬来时,那些幼鸟
被你揽在怀中
有些温暖无可替代
尤其是,在成长的路上
也有酷暑不期而至
你把自己的清凉
全部交了出来
为了他们能够飞翔
你把翅膀收在了三尺讲台
你常对自己说,等春天吧
只要春风一吹
桃李就会满天下

第一次看望启蒙老师

◇ 尚庆海

每逢过年,我都会向小学老师拜年,教师节的时候,我也会发短信为老师送上祝福。但令我羞愧的是,成年后我才去看望启蒙老师。当时,我和几个小学同学在一起喝酒,提到了小学老师曹老师,我提议去看望曹老师,同学们都表示赞同。于是,我们几个便向曹老师家走去。

看到我们,年近七旬的曹老师高兴得像个孩子,惊喜地问:“你们怎么来了?”我们醉醺醺地说:“来看看您!”老师看到我们手里提的礼物,不高兴了,说:“来了比什么都好,带什么东西?”说罢,曹老师就让师母炒菜、拿酒。我们阻拦道:“老师,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喝了不少了,您再让我们喝,不怕喝醉了给

您丢人?”

老师听了便没再坚持,又和师母一起给我们泡醒酒茶。

我们师生围坐在一起,聊着从前在学校里发生的种种趣事,爆发出阵阵笑声。老师的身体很硬朗,也很健谈,根本不像奔七的人。老师不住地劝我们喝茶,师母就不停地给我们续茶。

轻松愉快的时光过得飞快,我们起身告辞的时候,老师没有过多挽留,却执意和师母送我们下楼。这时,满头银发的老师揉起了眼睛,我问:“老师您怎么了?”老师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第一次有学生上门来看我,我高兴啊。”听了老师的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常言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我们慢慢长大,老师却在慢慢变老,随着时间的推移,启蒙老师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个身影。

在我们最懵懂的时候,启蒙老师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教我们知识、伴我们成长,他们对我们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我们的父母,或许是有太多糗事被老师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故意逃避与老师见面。但我们平时不敢直视和面对的,恰恰是我们非常在意的。

找个时间,去老师家坐坐,和老师聊聊天,一起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光,你会感觉生命充盈了很多。这种久违的情愫,会在看似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开出美丽的花朵。

